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整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第十二號

笑報

道樊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上海派克路益壽里一七二七號電話西三五二四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

本報特請

江一平大律師

爲常年法律顧問

關於本報一切法律行爲均歸江一平大律師代爲辦理接洽此告

笑報社特聘

海陝軼聞 (一)

(驄馬客)

海者、東海也、陝者、陝州也、一在大海之濱、一在高山之麓、渺乎其不相關者也、自隴海鐵路逐漸築成、於是此迴不相關者、竟有如連帶關係者矣、海陝軼聞者、就隴海路線、以紀海陝間之種種也、

有吳先生者、今一躍而為開陽路局局長矣、吳局長自謂鐵頭稱、然而聆其音吻、則天上九頭鳥之鄉親也、初、局長不過橫亘中國東西大鐵路中之一小小轄署核算耳、月薪所入、不過一百八十元、惟敲竹槓手段殊辣、因是該路包工、遂奉之為四大金剛之一、歷年所贏餘者、累萬而累萬矣、局長雖富、然以斯時猶位、人恒不之着眼、有女纔九齡、浪態狂形、有類倡家、且善皮黃、高歌一曲、令人意也銷、局長為自身進退計、遂不得不令乃女於賓朋雜沓中、再三囀鶯喉、以娛高朋、去年冬、革斤司令行旌駐徐、局長知鐵路進退、亦賴虎力、因百端設計、欲謀得革斤司令一提攜之力、會有司令部屬交際處處長某、亦九頭鳥鄉親、吳遂以鄉愚弟名義進謁、並備厚禮貽之、處長因亦時過吳家、涎吳女、苦其花月春猶小、吳亦自恨千金之不速長也、然因是知處長之愛美色、遂以計誘妓小香水者、進於處長、處長大悅、香水朝進、合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之頭銜夕下、香水鵓、初以為吳之於香水[illegible]一條子耳、繼而去不來、恐而蹤之、不得、控於警察局、邏者及門、高等顧問之頭銜已先至、邏者惶恐反報、警局長懾於勢、不敢撼、又迫於搗擾、無可奈何、具禮謁吳、吳方大喜、曰無妨也、居然破其從未一破之慳囊、價鵠以七十元、及革斤司令長驅入豫、吳又要於其恩人處長某、奉兩千金為壽、得開陽局長矣、

女相家之桃花運

(慧英)

現在上海地方、差不多都是些投機事業、一批批的明星出現了、又是一批批的女相家出現了、從此、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不怕沒有飯吃了、哈哈、倒也嘸啥、

女相家的口頭禪、叫做什麼桃花運、這三字、竟可說是她們騙飯的本領、實在我們男子、那一個不喜歡和女子鬼混、自然上門求教的多了、她們的顧客、同性的恐怕少得很、(簡直沒有)為了嫌錢問題、不免多說幾句桃花運、窩窩男子的心、那末、一般揮金如土的朋友、便曾送上門來了、

女相家中、鋒頭最健的叫做麥白、已兼任了電影明星的頭銜、有人說、她還有一個職役呢、却沒有名目的、所以我也寫不出了、諒來諸位知道的很多吧、不過我覺得她嘴裏的桃花運、尤其的多、尤其的妙、我就老實不客氣、記了下來、

記得某月某日、我和一位朋友在近西開房間、大家都是男子、似乎沒有什麼興趣、便教僕歐去請這位麥白女士來相相面、本來「相面」不過是一句套話、其實的用意、却是尋開心的、一回來了、她先對我們點點頭、我們忙不迭的回禮、三人做三角坐了、(沒有三角戀愛)那位朋友搶着問她、今年可交什麼運、

麥白女士、委實是一個妙人兒、似乎研究過什麼心理學的、先對那朋友瞧了又瞧、瞧之不已、好比拾玉鐲裏的一齣怪劇、瞧了好久、才抿着嘴笑道、你嗎、你要交桃花運了、我滿以為那朋友聽了、一定快活得闔不攏嘴來、卻不料他忽然緘着[illegible]交過桃花運、這個運、恐怕要[illegible]我的了、哈哈、我的朋友、可算曾得討便宜哉、

寫到這裏、我有一位結拜兄弟、叫做甘蘭馨、恰巧跑來瞧見了、說道、你也要交桃花運了、我很詫異道、這是什麼道理、蘭馨道、你做這篇東西、如果麥白女士感激你一番、替她推廣、自然有一番運可交呀、

蓋叫天之戲裝

心心攝

蘇州人怕紅燐

(伯潘)

蘇州縣參事會、因鑒於地方人民、往往悞服紅燐、致招殞命之禍、業已議決實行請求當道、諭令各店舖禁止出售、且警廳長亦已准如所請而照辦、按紅頭自來火一物、向以蘇州為大宗之銷售地、故閭蘇地人民亦樂於購用之、絕無怨言、至參事會之團體、究係何許人所集合者、姑不具論、但觀其辦理此案之成績度之、便知該會之主事者、定是一位突梯滑稽名家、苟不然者、或因議員中之家族人等曾經領略過紅頭之風味、而死於非命者、亦未可知、是以憤而出此一禁、連得蘇州人、一古腦兒都不准再用紅頭自來火矣、要知輕生覓死之法、並不在此一點紅頭上、為普通人所盡知者、若剪刀、麻繩、切菜刀等、不計其數、未悉參事會諸君聞之、其亦將一例而禁用之耶、

地不韻樓吃閂記

(夜遊神)

向在地不韻樓唱戲之大紅女士、於今年改進蓬萊游戲場、緣其假父春梅、本在地不韻樓包戲、去年忽與主者忤、於是春家班遂全體解約、而赴蓬萊三島、然大紅女士在地不韻樓時、曾識一白字報中人、名小商者、小商以白字報中人、而兼小開牌頭、顧影翩翩、固善在女人前獻殷勤者也、大紅女士既與小商善、愔好日篤、意欲嫁之、以言於假父春梅、春梅不之允、於是遂遷延以至於今、然小商志在必得、不肯因此而灰心、不知以何因緣、此區區男女婚姻之小交涉、一躍而至於劇界協會、經劇界協會公平之判決、亦不之許、其時有地不韻樓唱戲之武行在場、偶加以譏笑、小商引為奇辱、次日即率衆至地不韻樓尋釁、俺一黑頭之子以老拳、結果則闔至外洋警察局、訓斥一番、驅逐出門、又次日小商又率衆至地不韻樓、兩方嚴陣相待、如臨大敵、結果仍復至外洋警察局、處小商以一晚之拘留、再次日、地不韻樓得一密訊、云小商又將重來、地不韻樓班主恐不敵、急搖德律風至劇界協會求救、劇界協會答以此事可由汝們自行處置、如人手不敷、小舞臺地鱉舞台、均近在咫尺、可以隨意喊武行幫忙、於是遂調兵遣將、靜候其來、然小商卒不至、於是此一段風潮、乃告一段落、然小商與大紅之問題、則方日益擴大、不知有情人能否終成為眷屬也、

馬路電訊

▼三日報復活、係由張光宇接辦、與心心照相館脫離關係、(凌波)

▼大東書局將發行一書、名『戲學彙考』內分戲學戲曲兩編、全書共十冊百餘萬言、凡戲學中各種藝術曲本、無不應有盡有、允推戲學中十全十美之大部名著、書已付印、惟須先售預約云(新聲)

棒球場話趣

(黃元萬)

四月三日、中蘇二隊作第二次之決賽於貝勒路天文台路之中華棒球場、中西仕女、約萬餘人、均佇立於狂風烈日之下、時憂時喜、時而顛、時而贼、設有影戲機攝之、固天然而並非做作之表情也、當比賽劇烈時、忽有吳儂軟語聲、嚦嚦嚦嚦、出自子之前排曰、『落俚一個勿識相格朋友、看沒看哉曉、也勿看於實梗極法、勿拿俚格木窶窶窶窶、到勒俚蓋搭皮皮波波格走氣、真正阿要臭之點啊、』說時出一粉紅色之綢手巾、向鼻前亂搖、陣陣香風、竟透四座、蓋一北里中人也、旁有某君亦笑語曰、『勿差、蓋格屁到實頭有點臭格、』未幾又續語曰、『唉、哪嚨香到也有點格嚨、』聞者皆軒渠、粲者乃報之以白眼、某君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為舌擂頭縮者久之、下半時、李惠堂君攻敵方球門時、為某西人一撞跌於地、出場略休息、時有某女士嘆息曰、『作孽作孽、外國人到實頭野蠻篤、』此次比賽、李惠堂君為三西人監視、李東亦東、李西亦西、故絕少攻門之機會、有某君改四郎探母詞句高聲唱曰、『李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聞者皆大噱、而某君面立赤、蓋彼已忘其身之在人羣中矣、第二次決賽期之前三日五時許、棒球場西面之房屋、不知如何、竟付一炬、藍球房險為波及、幸有多人將籬笆拆斷始免、救火車到時、已燒得精光大吉矣、故人皆謂此次足球之失敗、實火神老爺之觸其霉頭也、

管藥大賣

(阿木林)

喜歡這道兒的各位、大概總都留意着、便是不喜歡這道兒的各位、大概也總看見了、這幾天的上海幾份著名大報上、也都接收着彰明較著出賣那藥的廣告了、什麼洋行、什麼製藥公司、也和鐘表大競賣首飾大競賣一樣的登着類似競賣的廣告了、中國病夫的名聲、環球皆知了、既有這許多興奮劑發現、大概總不致於再有不能臨陣之譏了罷、我是阿木林、倒也樂於代那些製藥公司和洋行鄭重介紹咧、請看、

雄健丸 攻無不克、樂在其中、服一丸長一丸的精血、服一丸得一丸的力道、

生殖靈 男女秘密、效力絕大、老翁服、復青春、老媼服、還少女、

眉壽種子丸 品質純正、功效奇偉、有堅久強固之力、內服外搽、廣嗣第一妙助品、

男子九醜丸 壯筋骨、益腦髓、強身體、補名門、抱伯道之嘆者、請嘗試之、

補宵衍慶丸 培元固本、却病延年、藍田種玉、十分靈驗、

雄壽丸 乃培補生殖力之特效藥、

快樂酒 人生大欲、衣食之外、男女居室、亦其一也、服之老態全除、伯道有子、

自來精 力大如虎、五分鐘見效、

百靈補血壯陽片 質地和平、藥姓王道、服了一片、立見功效、

阿呀呀、太多了、真是介紹不盡許多、凡是喜歡用這些東西的先生們、還是去請教赫赫有名的幾家大報罷、他們既竭力歡迎這種廣告、想也是竭力提倡發賣春藥的啊、

淌白淌記

(臭翁)

上海的各游戲場、天天報到的、要算那班淌公館裏白小姐、是一課不脫的、也虧得他們支持場面、以引得那一般游客、除了賞覽游藝以外、又以淌白姑娘為唯一消遣品了、她們的營業也專供人們的消遣、要是沒有人去把她們消遣、恐怕淌白二字的名詞、也要取消了、游戲場裏也要絕她們的蹤跡了、有個桂花老二、是遊戲場裏的時髦淌白、臉蛋兒長得很不壞、應酬功夫又高人一等、兩隻眼睛、更是練就了一副特別本領、祇要稍為把眼風對人家顧一顧、就會似吸鐵石一般、把人家淌上來了、有一晚、她又俘虜了一個瘟生模樣的客人回去了、到了家裏、當然灌足了迷湯、上足了洋勁、把那客人弄得神魂顛倒、那末袁老頭兒可以滾到她的袋兒裏去咧、豈知這位客人、外表瘟生、內裏却是個好老、他也樂得裝癡作假、隨你擺佈、香烟瓜子糖子、也着實的吃了不少、臨時動身立起來、祇給了一元大武、那桂花老二、見了這個樣子、心裏未免有些難過、臉上却仍裝着笑容說道、像耐實梗樣子格大少、打個茶會末、一塊洋鈿忒少點、請耐再開銷子一塊罷、那瘟生客人、裝出很闊綽的態度、在身邊摸出幾張鈔票來、對桂花老二說道、我這裏只碎一圓的鈔票沒有了、祇有五圓十圓的、你既要我二元茶會費、這樣罷、我把你一張五元的鈔票、你找三元給我、桂花老二自然找還了他三元、那瘟生客人、也拿了找的三元、以及另外一元就走出門了、桂花老二重又同到游戲場、再找戶頭、順便拿那張五元鈔票拿出來兌換、那兌換處對她說這張鈔票、乃是假的、她還不信、連換了幾處、都是說假的、桂花老二纔知道是假鈔票、上了那客人的當、反被白擾了淌白、白打茶會、白尋開心、又白白的白送去三元、淌白被白淌、於是桂花老二破口大罵、殺千刀、路倒屍、接眚斷命客人、倘下次要再碰着這一個客人、非請幾個白相人、打得他眼睛眨白、問問他可再要白淌淌白咧、

不平之鳴

(諸葛山人)

前期本報有笨豬君的(不平之鳴)一篇、大意說新世界女廁所裏看守婦以勢欺鄉下人、以致拿小姑娘當抵押品、像這樣事情、實屬可惡之極了、現在在下的(不平之鳴)亦出在同一的世界裏、亦是說一只廁所、然而可是這隻廁、並非笨豬君所說女廁所、乃是一隻男廁所呀、既然是男廁所、並沒有什麼看護人、有什麼不平呢、咳、請諸君不要心急吧、讓我慢慢地說出來、你們總知道是不平了、一天、在下和一個知交的朋友、作新世界游、於是買了二張票進去、看到一輪紅日、浸餘着一角的時候、恰巧朋友要出恭、在下就領到影戲場後廁所裏、在下說、吾在跑驢場西角上等你、說完話在下就走了、沒有一刻工夫、忽然在下那個朋友、急急忽忽捧了肚皮、作矮步式走來、但是看他的面孔上、則一忽兒青、一忽兒白、一忽兒紅、委實難看極了、只聽那個朋友伸伸縮縮的說道、(馬桶間裏粗紙也沒有、你有嗎、有嗎、快些、我急得不得了)這時候、在下摸摸身邊也沒有、正在忽促萬分的時候、救命王菩薩來哉、原來旁邊的人、行慈善心、就此給了一大張粗紙、始告在下的那個朋友結束了事、阿呀、倘使那個慈善朋友不在、那沒要死人哩、那朋友一定飽受拖油瓶的滋味、但是在下想起來、非特那個朋友如此、諒必還有別人恐怕也受到同樣的苦惱呢、故在下作此篇、亦為公德起見、請孫大老班派一個專門人員、在廁所裏看護、想起來非但鄉下人感恩不淺、連那在上海的人個個都謝你呢、喰、孫老板你聽見嗎、

馬路電訊

▼大馬路拋球場附近、將有一與福祿壽同式之點心店出現、牌號為快活林、但不知蔣門神與武松有否出世、(弄堂博士)

▼青年小說家劉不恨、近識一妓曰芳洪老六、於手鏡中窺其倩影一幀、見人輒以影相示、若人見答以『若人佳也』一語、則雖破慳囊、亦非所惜、芳洪者、新自蓍積里遷至新會樂、雖有一點葉、名深入不、曾隨一所謂覺別麟者去、事詳第三期本報『人去樓空』篇、(瑪瑙)

攘耳記 (上)

(詩四)

吾嘗為本報作『非孝的校長』一文、已刊之於前、茲篇所述、實校長秦山之家庭秘史也、校長之秦山、為張姓、三佛地人也、係虹口某大五金舖之首領、專司外交、有母姓李氏、父則早死、張而外、尚有姊妹兩朵花、俱達長於張、蓋張生二月、而喪父也、張恃母及兩姊、居於鄉、家無恒產、艱於生活、乃租人之田、招長工以種之、長工曰阿閬、大脚瘋也、右腿臃腫如酒罈、且時潰作奇臭、但貌清奇、殊不類隴畝中人、與李氏相居久、凡五年、張之兩姊、亦漸長及笄矣、一日、長姊入李氏之室、見床下重帷、有蟋蟀之聲、自惟內出、奇之、隱於其側、窺見有人擁其母顛倒效於飛者、阿閬也、敢退以語其妹、妹笑曰、母諱也、妹見之習矣、明日、李氏召姊妹、告之曰、吾將有事於西河、欲携汝等往、次女曰、吾腹痛、不可行也、惟姊其偕、母允、乃携其長行、

春色惱人錄 (二十)

長篇社會小說 荒唐生

第一回 痴寡疑雨春到人間 巧笑曼睇艷驚海市

祥林這一邊應着、這一邊志新已到了邱洪的房中、邱洪讓志新坐下、又接着問道、志新兄已在上海多年、白相當然也是老門檻了、難道這新流行的電影明星、還沒有白相過麼、志新道、枉恐枉恐、這一條路竟不曾熟悉、耳朵裏聽也曾聽見過、但是沒有引進的人、就講不到這句話、竟想不到旅店中的茶房、是可以担當這一個差使的、如果我早曉得有這一條捷徑、我也早已叫他們替我去拉了、不想却被你新到上海的、拔了頭籌去、好好、閒話別題、且看這來的是不是真正的電影明星、相貌服飾、漂亮不漂亮、如果是好的、我再來賀你不遲、邱洪笑道、講到賀的一個問題上、那末我也要賀賀你啦、志新道、賀我什麼、邱洪道、適纔一個叫作五小姐的、不是你的貴相知麼、這般的一個好人兒、怎麼不該賀呢、志新搖搖頭道、沒有這句話、我和伊沒有什麼道理、邱洪瞇着一只眼睛道、你別騙我、沒有什麼道理、怎麼這半夜三更的、去了仍要來呢、志新道、以前確是沒有交情的、或許今晚有交情、也說不定、邱洪道、祇要可以生得交情、那末就該賀了、何必拘拘於以前以後呢、